

譚志成訪問

日期：2009 年 11 月 12 日

地點：香港教育學院市區分校 249 室

受訪者：譚志成先生 (譚)

訪問者：梁操雅博士(梁)、陳嘉欣小姐(陳)、呂詩敏女士(呂)

梁：首先，我代表香港教育學院感謝譚先生接受訪談，是次訪談希望能了解譚先生的人生歷程和當時的社會片段。我們都想知道譚先生的教育背景，如中小學，當時的生活又怎樣呢？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譚：我的童年適逢戰亂，我讀小學的時候是在廣州市。戰亂結束後，我亦完成了小學課程，隨爸爸到了香港。在香港，我入讀嶺英中學，就在利園山頂的那間。當我唸完初中一年級時，實在很有趣，我由初中一年級一跌便跌到小學六年級。為什麼呢？因為爸爸認為既然我來到香港，便應學習英語，所以硬要我入讀聖若瑟書院的第八班，即小學六年級。那時候由於戰後的關係，對學生的入學年歲很鬆動。記得第一天上課，一位修士入來講英文教聖經「十誡」：「I am the Lord Thy God」，他用古典英語授課，而我當時連英文字母也不懂，因為在內地讀書完全沒有學過，所以聽得一頭霧水，完全不明白。最終，我也在聖若瑟順利完成了中五課程。那時候，我讀書很勤力。在學校最後的兩年的成績都是班中的首三名。不幸的是，在畢業那年，爸爸病重，那我就沒有法子繼續升學。雖然學校說我有資格讀預科，但我沒有機會讀，我要出來賺錢，幫補家計。當時，羅富國師資訓練的條件，入學基本條件需要有中六程度，但中五都可以，加上如果中五的成績好，它不但會讓我入學，而且還會有津貼，那津貼額與當時政府文員的薪金差不多，只是低政府文員薪金 100 元左右。因為我需要錢幫補家計，而本身又很喜歡讀書，所以我便入讀了羅富國。因此，我入讀羅富國的原因是津貼吸引，並不是自己很願意想當教師。當時並沒有這個念頭。

梁：你剛提及到嶺英中學，在利園山頂的，那是一間英文中學，還是中文中學？

譚：中文中學，那時候是洪高煌當校長，後來搬了去.....

梁：在渣甸坊附近。

譚：對！

梁：另外，你剛剛也提及到在聖若瑟書院，因為某些原因希望入讀師範，亦加上本身喜歡讀書和有津貼資助，想問接受這些津貼會有條件嗎？例如畢業後一定要當教師？

譚：有，但詳細的條件就不太記得了。那時候只要每月能給我津貼，我已經很滿足了。當然，我提及入讀羅富國師範學院，也要提及選科問題。當時分英文組和中文組兩組。由於我在聖若瑟英文書院畢業，所以自然獲安排入讀英文組。英文是必修科，其他也有另外選修科。我小時候已喜歡畫畫，畫甚麼呢？就是畫一些明星像。沒有人教我的，我只是普通拿起一枝筆，翻開明星雜誌抄，覺得很好玩。當美術教師也算是興趣，所以選修了美術和勞作。勞作方面，我也特別喜歡做手工，在羅富國唸書期間，大約百分之八十的時間，都在美術室和勞作室。在勞作室做甚麼呢？我都在勞作室造陶瓷。陶瓷對我有一種吸引力。畫畫時間不算太多，因為當時我的美術教師她不太著重教授畫畫。當時的美術教師是 Mrs. Devoy，是一個英國人。教我們美術科，她不太著重教授畫畫技巧，主要教導我們美術科的基本意義和教學方法，如何發揮在兒童美術教育方面。她是我的美術教育啟蒙老師。在此之前我從來都沒有接受過這方面的指導，所以我頭一次聽的時候，都有點迷惘 — 原來美術科不是教學生做畫家、雕塑家，而是開啓兒童的智慧，增加他們的觀察力、理解力和訓練他們文字和語言以外的一種表達的技能。這概念對我來說很陌生，就好像.....

梁：完全不是那回事。

譚：對。

梁：想多問一個問題，你剛說小時候喜歡畫畫，畫明星相，雖然你入讀羅師，有這樣的一個選修科，除了這些原因，有沒有其他動力令你去選修美術科？如中、小學有沒有遇上同學或老師，受到甚麼事情啟發嗎？

譚：完全沒有，只是個人興趣。回想起來，那時候我念中學時的美術教師，他都不太懂教授美術，只是釘一張畫出來叫我們抄。中學的美術教育對我的影響，可是說是一點也沒有，我是在羅師才接受到這美術教育的意識，提高了我對美術的興趣。原來教美術這麼有趣，不是單單教學生畫畫，這使我感到好奇.....

梁：即是那局面擴大了很多。既闊且深。

譚：對。深入很多，並不是想像中那樣的簡單，整個境界不同了。

梁：在羅師接受了兩年的師資培訓課程，讓你在美術方面有所成長。到畢業後，你的工作際遇又如何？在哪裡工作？你也說要教書，在哪裡執教？工作上又如何發揮你在學院裡學習到的概念或精神？

譚：人生是說際遇的，例如入讀羅師是一種際遇，選修美術等都是一種際遇。我在羅師畢業後，派學校，曾經被派.....去伊利沙白中學，但這都是後期的事。由於我當時的經濟環境很急需工作。我要人工。碰巧得知華仁書院招請教師，便前往與神父面見。當時華仁書院的神父是 Father Tonner。傾談了後，他覺得我好適合，因為我選修美術。剛好他學校需要一位美術教師，因為原本負責這科的老師常常都希望脫身不用教她不喜歡教的美術科。就是這樣，華仁書院請了我。暑假完了後，我便可以開始工作，能領工資了，當時對我很重要。

梁：但你在後期如何得知被派去了伊利沙白中學？

譚：當時是有點消息，但詳細情況是如何就不太記得了。我開始在華仁書院執教後，便覺得我的選擇一點也不錯，因為書院給予我很大自由度，他們亦很重視美術教育。離開了師範學院之後，我很想教美術。假如去其他一般學校，它會把美術課分給不同的老師教。因為在當時來說，美術科並不受重視，是一科閒科。那當然上美術課老師也很空閒，對一些老師來說是休息課。我認為這個做法很不對。華仁書院給我負責全校的美術課，但不要很開心，因為全校的美術課只有八節，即只有最低的兩個年級，小六和初一有美術課。(當時我初教書的時候華仁仍有小六。)因一星期的八節課，不可支持一個 full-time teacher，要領 full-time pay，就要做 full-time job，一星期便要上約 28 至 30 節課。所以，8 堂美術之外，也要教授美術科以外的 20 多課。我自己也很喜歡數學和科學，學校便安排我教授數學、物理(Physics)和自然科學(General Science)。可以說，我教其他科目的課節比美術科還要多。

梁：你說的這個現象，相信很多人都有相同際遇，而當時一般來說中學美術科在堂數上的安排情況也跟你所說的差不多，而發展到後期，一位中學老師一般都需要教授兩科。說回頭，有點資料想補充一下，你是何年入讀羅富國師範學院，何年畢業的？

譚：我在 1954 年入讀，1956 年畢業。

梁：那麼，在這兩年中，有甚麼難忘的校園生活或片段可分享，又或當時的社會環境如何？

譚：當時的社會可以說經濟還未復原.....很多人的居住環境很狹窄。我當時還是.....和一家人住一間房，就叫做一個單位，一層樓四間房，就住了四家人。當時群眾的生活還在掙扎中。而當年當教師的薪金約有 600 至 700 元.....

梁：那麼，還記得就讀羅師時能得多少津貼？

譚：那時候津貼有 200 元，約等於一個三級文員的薪金。

梁：嗯，200 元對當時來說也很充裕。

譚：對。我記得當年在華仁書院的工資是 700 元。我在那兒教了幾年，考到一個……英國文化協會的獎學金，去修讀英文教學法。因為我在華仁書院要教英文、數學、物理和自然科，我剛剛忘了提及英文，而英文科是繼美術科之後，第二個最多的課節的科目。我要應付英文教學，自覺英文水準不夠，特別在華仁書院，因與來自英國的神父相比，一接觸便發現自己的英語說得不夠流利，覺得應該要增進自己英文的學識，所以便去考這個英國文化協會的獎學金。結果，我考到了這個名為「英文為第二語言教學法」的獎金。這個獎學金很好，不知道為什麼英國政府這麼闊綽，一切都是英國政府資助的文化協會提供。這獎學金包括你來回旅費、學費、住宿費用。那時 10 個月的 Scholarship，讀的是一張 Diploma，就是剛剛說的「Diploma in Teaching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獎學金的資助還不止剛剛說的，另外還包括……因為香港是暖的地方，到了英國會很冷，還包括了衣服費：如大襖、綿衣、毛氈、帽子。還有行李箱的費用、日常的零用錢(Pocket Money)。還有甚麼？連因赴英國而不能教書的那十個月的工資，香港教育司署會付我一半薪金。雖然如此，但我都不願去。然而，華仁書院對我很好，她很支持我去英國。校長對我說：「你應該去，我給你餘下的一半薪金」。那我就是帶全薪去的。那個獎學金還有一個資助忘了說，就是有週末的旅行費。每個 weekend 給錢你去英國旅行，要你去認識英國的文化、風土人情。所以每逢週末都會 arrange 我去英國各個地方遊覽。通過這個 Scholarship 我有機會去參觀英國各大博物館。我很喜歡美術，所以我有機會欣賞各西方大師的名作：National Galley、British Museum 內的名畫我都看過。無形中，這個 Scholarship 給我一個實地體驗西方藝術的經驗，去親身認識西方藝術。

梁：這種津貼美其名是一個旅行方面，其實會不會類似一個實地考察？

譚：當然，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特別補助金，而她這樣安排是有一個作用，她希望我們去認識當地教育背景、人的生活背景、英國風土人情和歷史。

梁：一個如此豐富的資源，於你來說，會否有一個預期的機會回饋香港教育或英國？

譚：那一次的教育之旅是要簽約，要寫保證書的，規定了回來以後要教多少年的書，羅師那邊的我忘了拿津貼要不要簽約，但這個就肯定是有的。

梁：在說你回來教書的情況之前，其實，剛巧早前和幾位藝術界的朋友訪談過，相信你也認識的，就是李國榮先生、郭樵亮先生和陳炳添先生，他們的際遇相類似，有些是政府資助，有些是透過英國文化協會的。就當時社會背景來說，由你入讀羅師，

到若干年後得到這個獎學金的這段時間內，會不會感受到當時社會對術科的推動，可說是不遺餘力，又或至少，對當時中、小學的教育有所幫助，因為那時候有很多學生，很需要接受了這方面培訓的老師去教育。

譚：對，對。

梁：這樣有一個鼓勵和推動。回來要工作，亦鼓勵老師去進修。

譚：對，絕對同意。和你說的感覺上是一樣。

梁：那 10 個月的經歷有甚麼幫助了你美術境界跨進一大步，

譚：因為我個人喜歡美術，所以在這 10 個月中每個星期的週末旅行我都會去美術館、博物館遊覽，而且有機會訪問藝術家。我記得有一次有一個很長的假期，就是在 Easter Holiday，我去了歐洲旅行，走訪了羅馬、巴黎、荷蘭和奧地利。我選這些地方，是因為當地都有很大的美術館和博物館。我主要去參觀當地的展覽和欣賞大師名作。我讀完書後，從英國回來之前，我當時真的很貪心，除了已遊歷過英國本土的英倫三島之外，還去了歐洲。我從英國回來的時候就和自己說：「不要浪費機會，要去美洲一趟。」於是由英國坐船去了紐約。New York 下船後坐 Grayhound Bus，zag-zig 的橫過美洲。第一站便到紐約那些大美術館參觀，如現代美術館(The Museum of Modern Art)、大都會美術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繼續去 Chicago，Denver，Philadelphia，Seattle，Los Angeles，San Francisco……這些地方都是美術的中心。正因如此，當我完成這十個月的文憑課程，以我的收益來說，英文不算多，我觀看多個博物館所得的益處反而較多，學習美術的收益多於英文的收益。還有，我在近年寫《新水墨畫運動的搖籃》那本書也有提及過，我在英國進修的期間，曾遇上當地的學者，他們改變了我在華仁書院教美術的方向。我在羅師所學的，都是西方美術教育。畢業執教後，我個人也喜歡中國美術，曾嘗試如何在課室教導學生中國美術，但沒有辦法解決教中國畫要學生臨摹的問題。英國的學者雖然刺激了我，我回來仍沒有辦法解決問題。我在想：中國美術的歷史如此威煌、豐厚，為甚麼我們作為老師，在教導中國學生美術的時候，一點也不提及中國的？只以西方藝術作課程。我覺得非常不對，所以 Scholarship 的經歷啟發了我希望想方法將這個形勢改變。那時候確是心懷大志，但卻無從發揮。幸好我在華仁書院任教，華仁書院的耶穌會神父教育方向，是 Liberal Education，是比較開放的教育方式，這是國際都出名的了。她讓教師和學生有絕對的學習自由。以美術科為例，我教甚麼都是隨我喜歡，怎樣教也行。當時，我認為教美術的教師的責任比其他科還重大，因為 Mrs. Devoy 給我的訊息是美術能增加學生的思考力、觀察力、組織力和表達力，她所說的幾樣事情，都是我們平常要做好一件事所必須的條件。美術科的教學目的有着以教曉學生如何處世、做人的基本條件，並不是教畫畫這樣簡單。

梁：無錯。在華仁，你在英國回來後，對於你來說，美術教學變得有更大空間發揮，然而當時華仁書院只有兩個年級，共八堂有美術課，那麼，校長有否聽取你的意見，在華仁裡面，讓美術教育能進一步的提升、拓展？

譚：他接納了我的意見，他讓我玩，將所有學校節日活動都成為美術活動的一部份。一例如家長日，他對我說：「Laurence，這個機會怎樣讓學生發揮美術創意？」於是以後每年家長日，學校都被裝飾得七彩繽紛，好像在慶祝一件盛事。那天，來參觀的很多家長都很開心，因為全間學校都 decorate 了，好似一個 festival。另外，每當學校舉行戲劇比賽，他又說：「Laurence，可不可以找同學一起來幫忙設計佈景、道具、服裝和化妝等。」我就訓練了班華仁的學生，組織了「華仁美術社」。當時，華仁的學生很多會利用課餘時間參加美術活動的。我那時候仍年輕力壯，對美術教學又有興趣，所以一年內有很多個週末都會帶學生外出去寫生、爬山、游水等。我說我有很大的自由度做美術教育工作，譬如，這個週末我帶一班美術社學生去畫畫，即席跟他們說：「下星期打算去海灘游水，然後就在沙灘寫生。」就這樣說定了，不用通知校長的。

梁：那時候，一班有多少個學生？

譚：華仁美術社的學生少的時候約有 50 多個，多的時候有百多個。華仁書院的神父給老師的自由，我想在其他學校是找不到的。我那時候都在想如何開啓一個新的中國繪畫美術教學方法。當時，我教的科目還有數學、物理、英文和自然。我將自己所知道的，在教畫畫時傳遞給他們。因為這樣，我用了一個新方法，運用數學基本的元素來教中國畫。在數學上有積點成線，點與點之間的距離就是直線，點連接後成線，線與線積聚就成面，面與面交疊便成形等原理。我認為一幅畫的構成，不外乎是點、線、面的組織。我想假如教學生，開始的時候，不像以前，老師把畫畫出來，叫學生模仿，而是教學生如何好好的運用「點」、「線」來構圖。原來，墨的那一「點」，通過水，在吸水性很強的中國的畫紙上所產生的變化是很有趣的，我把這些變化的形態和可能性都展示出給學生看，學生都大感興趣。他們竟然做出很多「點」在水化開的形狀、「線」交疊組織的各種形態，我想都想不到的形狀，在這本書《新水墨畫運動的搖籃》內都可以看到。我覺得似乎這方法是可行的。我不用把一朵花、一棵竹、一塊葉畫出來限制學生用筆的方法。我只需給他們造形最基本的知識，讓他們自由發揮。我上課亦很「長氣」，我的講課會佔了大半堂，只餘下少許時間讓他們畫畫。但由於畫的程序很快，不用多少時間，他們就會有作品造出來，但要多花時間解釋方法給他們聽。所以，我上美術課講課所用的氣力和時間跟英文、數學課其實都是一樣。現在有些學生會告訴我，以前他們都很喜歡聽我的講課，就是我教美術課時說的東西。

當我進藝術館工作的時候，很多人會問我甚麼是藝術，而教畫畫的時候沒有人會問的。在藝術館工作因為要負責香港藝術文化的推廣，所以會有人問這類問題。我回答說「藝術不單是畫畫、構圖、雕塑、建築、寫詩或跳舞，而是你人生的一切，你所有的生活、你喜歡的事情、你與我之間的談話、態度和聲線的運用等，都是藝術。最簡單的舉一個例，你早上起來梳頭，你梳頭的方法，和你把梳子擺放的方法，也是一種藝術。」換句話說，人生的一切是充滿藝術，藝術和生活兩者其實是連在一起的。我們可以通過藝術教育學生如何做一個有用、快樂的人，我看這比任何一科的專門知識還重要。

梁：這些都能讓學生的感覺很強烈。

譚：所以我在藝術館工作的時候，人們問我甚麼是藝術，我都回答藝術就是人生，人生就是藝術。

梁：明白，我們暫時不說這麼玄虛的，說回工作方面，香港華仁書院給你這麼大的空間發展，但你好像很快便離開了……對嗎？

譚：也 16 年了。

梁：那離開之前，在這十幾年裡，華仁書院的美術教育方面會不會有所發展？

譚：我在這期間嘗試了新的水墨畫教學，在華仁最後的 6 年，我做了這個嘗試，我自己也很高興，學生的反應給了我鼓勵，他們的工作証明了給我看，告訴我他們從這個教學方法能有所裨益，而且亦是學有所用的。我的工作並不是教他們將來做水墨畫大師，而是他們在學習的過程中，看到他們的觀察力強了，運用「點」和「線」的控制能力強了，他們懂得如何處理點線組織，而結構成一幅構圖。這個情況是從無到有。還有，他們發揮了自己的想像力和記憶力，將記憶的事物，甚或情緒都能通過水墨畫表達出來。不幸的是在那段期間，有一件分散了我注意力的事情，就是申請做香港藝術館助理館長一事，但這當然亦有其原因，那時候……

梁：那是何年的事？

譚：那時應該是 1971 年。其實，由我進華仁第一年開始，16 年來，從沒間斷，每一年都向校長建議，可否將美術教育提高至較高的班級，最初幾年後，校長曾接納了我的建議。

梁：是同一位校長嗎？

譚：不，我在華仁的十幾年間，轉了幾個校長。最初是小六和初一設有美術科，後來小六沒開班，華仁便由中一開至到中七，但只有中一年級有美術課。我便問校長可否將美術的課程提升到中二，結果我成功了。另外，美術課一節原來只有 40 分鐘。我要求一星期由 40 分鐘增加至 1 小時 20 分鐘。這又做得到了。原本的 8 節美術課，增加到 16 節。即是說，我教其他科目的節數少了，那時真正變成了以教美術為主，但仍要兼教其他科目，如教中三和中四的 Algebra、Geometry、Physics。Physics 就是由中三開始的。由於中五是畢業班，學校不讓我教，因為我不是該科專門的老師，只會給其他專科老師教。在成功提升美術課至中二級之後的 10 年，我每年都建議學校把美術科提升到中三年級，但一直都沒有成功，直至我最後轉職那年，他們都拒絕我的要求，這使我覺得，既然學校不重視美術科，倒不如去試試其它工作，發展其它有關美術的工作。就這樣我便去了其它地方工作。而事實上，學校待我確實不錯。我對校長說：「我們在學校要學生做好美術課的工作，在一般課室裏是沒法做好的。」幾十年前一般學校都沒有美術室的。華仁書院是最早的一間設有美術室的學校之一。學校接納我的意見，設置了美術室。每到上美術課，學生便會排隊到美術室去。美術室內我設有一張大桌子，比這張會議室桌子更長，學生會圍着它上課，但位置並不足夠，所以課室內還有 40 個座位。座位的桌面板可以拉開的。當有畫畫技巧或有圖畫需要講解時，我就會讓同學圍着大桌子聽講。我在華仁書院的最後一年，學校都沒有把美術課提升到中三。然而，她卻在中六級開設美術科讓我教。我認為這個很像個特別安慰獎。

梁：那麼，一星期有多少課？

譚：一星期只有一堂課。

梁：即是說一星期有 17 節課了，加上中一、二級的課。

譚：中一、二級的都叫做一課節。那些中六多加的課節的教學內容是中國美術史。那時都有 color slides 可以用來講美術史了。這個對我來說，就好像是安慰獎。

梁：現在看看你的生平履歷，原來你在這段時間曾經往進修，這麼繁重的工作，你如何再去進修？

譚：因為我要增強自己在中國畫的知識，因為我覺得我在香港以前所學的、畫的、教的都是圍繞西洋畫。如果我將來要教學生中國畫，但連中國畫史都不懂的話，我覺得這是可恥的，所以便打算找機會再讀書。那時候，幸運的，華仁書院的兩位中文老師當了我課後的補習老師。因為我要進修的時候，半工讀是一件挺吃力的事，但自己喜歡讀書，那時候我選擇進修的課程時便走了捷徑，我想你訪問很多人都是的

了……報讀了倫敦大學校外學位課程的，多選修中文和數學。我覺得中文，雖然說跟外國人一起考試好像較容易，但其實作答的全都是用英文寫。

梁：你是用師範的資歷去入讀學位課程，抑或是都需要考 GCE？

譚：我需要考 GCE。我不能用師範的畢業證書去報讀倫敦大學的學位課程。而 GCE 並不難考。我把選讀的那個倫大課程，當作「跳板課程」。對我來說，讀這課程沒有多大用處。

梁：那是個文憑課程嗎？

譚：不。那是一個學位課程，對我來說是個虛銜，因為有了這個學位證書，我也是照樣的教書。

梁：但這個學位證書會否能幫助你 Regrade？

譚：我當時完全沒有這個想法，而我也沒有向學校申請。那個學士銜，對我來說是我進修的一個「跳板」，我的真正目標是讀碩士，因為當時的大學課程並沒有藝術這科，如果要進修中國藝術史，便要去大學讀碩士，寫一個有關中國藝術史的論文。而要達到這個目的，便要先完成學士課程。所以當我考取了學位證書，也沒打算申請甚麼升級。我也從沒想過，有時當我去決定這些事情時，都會帶點傻氣。就如當初我由華仁書院轉職藝術館，其實所得的薪金還要低。

梁：用現在的行語，你入去的時候是 ACII 還是 ACI？

譚：那時沒有分的，只有一個 AC，即 Assistant Curator。如剛才所說，由於學校不肯在高年級增加美術科，我還要兼教數學等科，所以我便到藝術館希望可以專門做藝術工作，但事實上很多時候又可能會得一失二。因為自己很喜歡畫畫、很喜歡藝術，便希望入職藝術館，可以和藝術有更深入的接觸。然而在藝術館，假若一升職，就麻煩了，行政工作把你困死了。我當助理館長的時候，還有時間做自己的事情，可以畫畫，一旦升職做館長的時候，便會以行政工作為主。其實沒時間畫畫也不要緊，但因為館長的責任就是要去提升、鼓勵和推動香港的藝術，去想如何幫助香港的藝術家。當你要去幫助他們的時候，那麼，自己便不能成為被幫助的一個了。當是你是一個 promoter，你就不可以同時是 to be promoted。Artist 是需要 promote 的，如果沒有人 promote 就很苦了。

梁：這似乎也是在香港官署裡館長級的一個煩惱。我也聽過很多人這樣說，所以也想聽聽你的看法。在這之前，想多問一個問題，你在 1970 年入讀香港大學，那是一個碩士課程嗎？

譚：那個是一個碩士課程。

梁：修讀中國美術史？

譚：對。

梁：那時候跟隨的導師是？

譚：跟隨的導師是莊申先生。

梁：那是中文系的。

譚：那時候沒有藝術系，所以要讀中國藝術史，便要入中文系，才可選中國藝術史作研究題目，而且是 Higher Degree 才有。

梁：你那時候在倫敦大學讀的學士課程是中文和數學，所以香港大學的中文系都能招收你做學生。

譚：對，沒錯。

梁：你那時候認識莊申嗎？

譚：初初不認識，招收我的是羅香林教授。

梁：那很早期了，你是我大師兄，可以再說說副館長和館長的問題，你剛說可能會得一失二、當了館長要處理很多行政事務等。

譚：我成了館長後，便沒有時間再畫畫，也不可以畫家身份做藝術創作。慢慢就把個人創作事情丟淡了。然而，我認為做人應該守本份，既然做了這個職位，就得把工作做好，不應做有與工作相抵觸的事情。因此，我把藝術家的身份脫離得很清楚。另外，由於曾是藝術家群中的一個，而又很投入藝術家的圈子，這帶給我好處，他們都很支持我。就算任職很多年，藝術界亦很少會指責我，因為那時候藝術家和藝術館同聲同氣，不太像現在，好像相互之間的氣氛不太和諧。

梁：即是當時的人脈關係不錯。

譚：就是很自然的感覺。

梁：嗯，很自然，而大家在這行業裡也會互相尊重。

譚：對，記得曾經有一次，有一個人猛烈抨擊我們藝術館的工作。我還未發言，藝術界的朋友已經幫我反擊了。

梁：這也可說到了最高境界，也証明了你的江湖地位。

譚：不是，那只是幸運。

梁：因為在藝術館工作，使你沒法在藝術創作領域再進一步，相反，我卻認為你可以推動藝術。

譚：對，可以。

梁：那你如何去推動？如何把藝術投入社區作教育？

譚：早期，藝術館會舉行兒童藝術展覽。後來，我們發現兒童美術展覽發展成區域性一般藝術展覽活動，便功成身退了，因為這顯示了社區和教育團體可以擔起這工作。不知道你記不記得當年信義宗，搞過一些兒童藝術展是很大型的。然後，我們就轉尋新方向，推動香港本地藝術。其中一個方向就是：我們都知道藝術家需要有人推介，群眾才能認識藝術家。群眾要是不認識他，他不斷做也會很空虛，因為沒有人跟他分享。藝術家要透過與群眾分享作品，才會感到快樂，才會有動力。因此，我們便舉辦了「香港藝術家雙年展」。每兩年舉行一次，只有香港藝術家才可以參加。另外，每一屆的雙年展，都會從中選一些藝術家獲獎。他們除了得到個榮譽之外，還會有一些獎金鼓勵。但我又發現有些人得獎後，過了幾年便會被人淡忘。所以在雙年展的第二屆，我就辦了一個獲獎者展。這樣可以強逼他們多做創作。他們要在得獎後的一年間要做一些新創作，下一年便開展覽。我發現這方法很有用。現在的著名藝術家都是這獲獎者展培養出來的，讓他能繼續其創作持久性。否則他得獎後不一定會繼續努力，但如果有獲獎者展，便能推動他們繼續創作，因他們不能沒有作品展出於獲獎者展。

梁：雖然你說有些獲獎者沒有獲獎者展，便不會再有作品，但其實會不會大部分的藝術工作者都希望能利用這機會作個人展覽？

譚：對，沒錯。大部分都是。做藝術工作的人都喜歡表達自己，同時又希望與人分享，從中得到共鳴，這是人性很自然的事。還有一件事情，我在職期間，得到市政局多年的支持，增加收藏藝術品的經費，讓我們能購買藝術家的作品，這些都是實質上的幫助。但這仍不夠，因為藝術家總不能單靠藝術館去買他們的作品，所以我們亦十分鼓勵香港藝術商多做展覽，在私人畫廊也要多做展覽。他們的展覽，我都會去參觀，藉此認識一下藝術家和藝術推廣者。我覺得現在的藝術館總館長鄧海超最近做了一件很好的事。夏碧泉，是我們藝術界的長者。他在上個月(註：10月)30日去世。上個星期在聖若瑟教堂舉行追思彌撒。會中有一本追思紀念冊。我覺得鄧總館長在裡頭寫的那篇追思文章寫得很好。我覺得鄧館長做得很恰當，他寫得很親切。我認爲作爲一個藝術館總館長，能夠把握機會與藝術家們打交道是十分難得的。所以他這樣做我很欣賞。也許很多人和我的感覺可能不同。

梁：那是因爲大家的圈子不同。

譚：對。

梁：關於藝術館的發展，你在1971年入職，那時候的館址還在大會堂嗎？

譚：對，我們有一間「空中」博物館，就在大會堂的9、10、11樓，11樓上面的天台是我們的工場。

梁：何時搬去新館？

譚：1991年。

梁：你由71年入職，工作直至93年退休，在這二十多年的藝術館歷程，於你自己來說，有甚麼發展？

譚：這份工作增進了我自己對藝術的廣博的知識，因爲沒有其他職位可以讓你去接觸如此廣博的藝術內容和藝術界的層面。除了藝術的類型多，還有藝術有關的人物、藝術家等，甚或藝術發展的路向，對我的工作都有直接影響，無形中提升了我的藝術意識。這是我認爲擔任這個職位的得益。這個工作位，能認識很多的愛好藝術的人士，如香港有個出名的收藏家組織——敏求精舍，他們是一班志同道合，收藏中國藝術品的專家，是世界聞名的。我後來成爲它的永久會員。我們藝術館早期的推動工作，得到他們的大力協助，我們很多大型的展覽，他們都有來幫忙。除此之外，有關外地博物館，由於個人喜愛藝術教育，透過與從外地來的藝術教育家的訪問，我的交流變得廣闊。以上這些都是這工作給我的得着。

梁：這點我也很同意，我跟丁生較熟絡，和他交談中，他都有跟你一樣的同感，也有相同的矛盾的地方。他們也做很多展覽，亦因此認識了不少藝術界的朋友，工作上亦需要他很多專業知識，故此，在知識方面確增進了不少。

譚：在工作時間方面，我或許對時間掌握不太好，那時候我每天工作可以達 10 至 12 小時。你可以說我投入也好，說我效率較低也好，但我也一樣很快樂。事實上，我想，給我 24 小時也不夠。哈哈！

梁：好，有關你事業的發展我們現在都知道得很詳盡，我們現在換一個時期 — 退休，你在何年退休？

譚：1993 年退休，那年剛還未退休，記得部門告訴我說英女皇送了個獎給我，就是 MBE 勳銜。那些，我覺得自己只是盡自己的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得到這個勳銜實有感受之有愧，都沒有太大的感受。不過，能得到人們的尊敬，讓我感到很高興。

梁：也是對你經歷的認同，好，剛剛也交換了一點大家做人的意見。說回退休，退休可說是人生的另一階段，你有甚麼活動？

譚：旅行，我個人很喜歡旅行，也花了很多時間陪孫兒。另外，喜歡看書，也有舊朋友會叫我寫文章。我都是看書，見舊朋友、舊學生。我發現華仁書院的學生對舊的老師有很深的感情，這點引入了這本書(《新水墨畫運動的搖籃》)的出現。記得一次舊生的聚會，2004 年華仁書院慶祝港華 85 九華 80 週年校慶。他們邀請我和太太由加拿大回來參加這個聚會。這是學生對老師的一種尊敬。我的心情是很感激的，因為畢竟已幾十年了，學生對舊的老師還有這份心意。就在那聚會中提起了以前中一、中二時，我教他們畫的中國畫，我在上面剛提及過我用了新方法教他們，那時候可說是膽顫心驚，因為從來都沒有老師這樣教中國畫。不把畫畫出來讓學生學習，別人會說是「車大炮」。「那怎樣能算是『教繪畫』呢？」人家可能會說這老師根本甚麼都沒教。然而我的學生卻能畫出很多作品來。學生都說很欣賞他們以前做的事。那批畫在我離開華仁時，無意中保存下來。我把我的學生的作品，準備一次過發還給他們。他們說應該要擺一次展覽才收回。誰知道，那次展覽引起了很多教育機構的注意，都說這個展覽有關美術教學的內容很特別。於是受到中大、港大邀請作展覽，還有，我被邀請到深圳做演講等。該展覽繼續往上海、北京、溫哥華、多倫多等地展出。書中有詳細講述。

梁：這實是很難得，因為他們那時候都是初中，而且一星期只有一節美術課，而他們都這麼懷念這位老師。

譚：對，所以很感激。而他們當中沒有一個是畫家，他們中有的是醫生、有的是律師、有幾個是教授，如侯傑泰、林雲峰、陳海文等。

梁：侯傑泰是你的學生？

譚：對。當中另外，有一個學生名劉錦賢在美國大學做教授，研究 I.T.，曾五、六次獲得科學大獎。他是高錕的朋友，而由於他的關係，那次在中大展覽邀請了高錕來參加，可以看看書中的照片。(註：看《新水墨畫運動搖籃》書中有關「搖籃」展覽在中文大學開幕及舉行水墨畫教育研討會的照片) 你看右邊這張照片，一個是林業強，現是香港中大文物館館長，而這個是陳育強，藝術系教授。這很難得，高錕也來參加研討會，也證明了他也很重視這展覽。展覽的教育內容能令學生思想得到啓發。我認爲在創意教育中技巧學習不是太重要，更重要是在啓發思維方面。我的舊學生可能現在都有這樣的感覺，就是以前譚老師教他們的不止是畫畫，而是如何做事和做人。我想，現在推行的通識教育，我認爲這實在是每一科都應要有這個通識教育的意識。在眾多科目之中，我認爲視覺藝術這科是最適宜發揚通識教育，因爲它有這樣的一個空間。其他科都有其技術性、專門性或限制太多，而視覺藝術的空間是大而廣的，所以這科絕對是值得去強調。

梁：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說藝術已超越了這科原有的意念，發展的空間也被拉闊了。另外，你的其他退休工作，大多是從事教育工作，如做演講。我用這來作引子。你在師範兩年、在華仁執教十多年、在藝術館的工作，希望使藝術的領域能在社區上作教育、到退休時有令你氣咳的演講。就各方面來說，回頭望，在師範的兩年，在你人生中放在甚麼位置，又或潛移默化得到了甚麼啓發？

譚：我覺得師範的教育，除了教老師如何教學生，實際也教你如何做一個更有用的人。因爲你要教育學生，就要做一個好的模範，要做一個好的模範，首先要做好自己的本份。我有一個想法就是，我們何時會做好一點？我們今天做成這樣，要想明天會否可以做得更好。我看師範教育實際上就是教你不停進修自己，也反映着自己要思考如何做得更好。這好像很抽象，但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在做這件事。

梁：有句話這樣說「止於至善」，其實在你的面前，總有空間讓人作進修。

譚：當然這個好像很超然、縹緲，但又很實在。

梁：其實也不算是超然、縹緲，應該可以說是當你在某一個境界的時候，前面還有另一個境界等待你。

譚：對，特別是我這些年紀大了，換句話說，你還會繼續嚮往你的將來，不可以在此停下來。

梁：對，我也有同感。最重要的是，雖然我們今天說了很多過去的事，但我們不會放棄前瞻。

譚：另外，剛剛你會問及，有關我在藝術館的工作。關於這一方面，你可以看看我今天帶來這本書，即《新水墨畫運動的搖籃》。在此我不多說。書中的「導言」一章內有詳細講述。

梁：好，那我們就不在這兒說了。那麼，你會不會還有其他地方可以再指教指教？

譚：不，不可以說是指教。我很欣賞你的工作，因為我認為作為一個教育學院的工作者，能夠給以前讀教育的人士一個機會，再重溫以前的生活，對我來說，是一種享受，我感覺自己好像年輕了。另外，我亦知道你會將這些訪問傳揚開去，這使社會群眾有多點認識：原來讀教育的人將來不一定做教學，還可以在學校、教育機構以外的地方發展，証明了在教育學院的學員，他們所學的是很廣博的，亦可以鼓勵在教育學院的學員在將來還可以發展他們自己的潛能。過去的人就是一個樣版，這個樣版是給他們一個鼓勵，所以你的工作是很有意義。

梁：不敢當。最難得和最重要的是你們願意現身說法，將你的經驗和所走的路分享給來者，使他們有一個參考和追隨。這也是我一路以來，做這份工作得來的一個很深刻的感受，所以就算工作 10 多小時，我自己也很高興。

譚：難得，做這份工作一定要投入。

梁：這個也是一個樂趣。

陳：想請問譚先生，在羅師讀書期間，有沒有一位導師、同學讓你印象很深刻或一些生活片段使你記憶猶新？

譚：因為當時我的家境貧困，有一位教我英文的老師 Mrs. Páges。在我畢業那年，她跟我說當我成為教師後，就能脫離經濟困境，她知道我很需要經濟的支持，而她亦給了我一個重要的意見：我問她該去應徵華仁書院，還是等官立學校。她叫我到華仁書院去，不用擔心。這位講師是學院中師資和年紀最大的一位。她給我的印象很深。她很愛護學生。她每次上課都拿着世界地圖。她說英文是世界語言。現在你學習的英文。實際上就是準備跟全世界溝通。

梁：那麼，你讀師範的時候，有沒有跟一些同學很要好？又或有沒有一些同學在現在或以前對香港社會很有貢獻？

譚：陳達文，他是我同一屆的同學。他是同學之中的佼佼者。他是我們那一屆學生會的代表。他會代表我們同學去請願。例如，那時候規定行畢業禮時一定要穿一套校服。我們很多同學家境不是太好，都不願意爲了這件事去做一套校服。於是，他就代表我們向學校爭取，向校長提出抗議。結果他成功了。

梁：他好像也是從事藝術發展的？

譚：對，他是推廣香港藝術發展的大功臣，尤其是在表演藝術方面。他是我的大老闆，是文化署的署長，藝術館是該署中一個單位。當然，他對香港文化的功績很大，我只是一個小角色。

梁：不能這樣說，應該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

譚：他是一個很值得我敬仰的同學。他在羅師時，有時會有演講的機會，我很欣賞他的口才。

時至今日，我認爲最重要的是懂得隨遇而安。現在社會上有很多人不懂這個道理，才會容易出亂子，有些人會爲自己利益做出很多傻事等。我覺得能夠有滿足的感覺是最幸福的，但不容易做到。你們現在肯爲羅師做這樣的工作，我很敬佩你們。

梁：只是希望稍盡綿力.....

譚：不過我現在記性不好，很多事情記不起，忘記了。

梁：你記起再告訴我們.....

譚：我寫書的時候，就有時間慢慢的想起.....我有一篇文章是說我學畫畫的那段時間。陳福善你聽過了沒有？陳福善是香港一名早期的畫家，在他過身以後，香港不就有一個 Art Archive？是.....徐文介負責 Hong Kong Art Archive？

呂：很像叫 Asian Art Archive.....

譚：對。Asian Art Archive 出了一本專書介紹陳福善這位畫家的生平。我爲此寫了一篇共 24 頁的文章，因爲我是陳福善的學生。我就把我怎樣跟他學畫畫的經過寫出來.....

梁：在哪一個年代？

譚：我是讀完英國文化協會的 Diploma，回來繼續在華仁書院任教的時間，就是 61、62 的年份……這位老師很有趣的，又是像夏碧泉一樣，很得人喜歡，很和藹、沉著做事。他做他的藝術工作，做了一生。我很佩服他，我當時是為著要找尋教學生的方法，我就跟了先後 5 個老師。他是第一個，就是陳福善……我在《新水墨畫運動的搖籃》書內我有提到的。我跟過幾位老師，目的就是找尋美術教學法，但全部失望，他們都是教你怎樣畫，怎樣去改你的畫，不是鼓勵你創意，而是著重在技巧方面。最後一個我完全折服的，就是呂壽琨。我跟了呂壽琨之後，才醒覺藝術是甚麼一回事。所以我現在對藝術和人生的概念，大部份是在呂壽琨那裡得到的。但他與別人不同。他是有純藝術的角度，藝術是他的生命。藝術不單是他的人生，而是他的生命。他的生命就藝術。我還沒有達到那個級數……

梁：也不是的，你的際遇未必是一樣，但你做人的道理也是這一個境界。

譚：還差很遠。我未曾把藝術放在人生的第一位。他根本就是為藝術而犧牲。他那麼的投入。一個人怎可以 24 小時做藝術的工作。他這個人對中國藝術改革是很狂熱的。因為他的狂熱，他為藝術而得罪了很多人，但也只因為他有一種革命戰士的精神，他才能夠有驚人的建樹。呂壽琨我是很敬佩他的。他可能是 20 世紀中最重要的藝術家，但他是香港人，香港藝術家在中國的地位永遠是吃虧的，我是指在中國整個藝術界中的地位……

我這個展覽(指著《新水墨畫運動的搖籃》)到了中國，獲得當時廣州市、上海、北京的教育界看得起，我當時是十分開心的。為什麼呢？我覺得香港人，特別是在英國統治期間所發生的事，他們都接受，這是十分難得。他們肯認同，而且肯向國內其它的美術教師去傳遞這個國畫新教學法的意識。這是很有意義的事。好了，謝謝你們。

梁：謝謝譚生。